

第二部

一

列車輕快地從南方馳向北方，穿過黃色的麥田，掠過橡樹林，駛過明淨的河流上的鐵橋，發出隆隆的吼聲，後面拖着一條白色的蒸氣。

天氣真鬱熱，在二等車廂裏，窗子都已打開，但裏面仍然很窄悶，硫磺似的紙烟味刺激着人們的喉管，火車的震動和酷熱的空氣使旅客們都無精打采地昏昏欲睡。但其中有一個精力充沛而愉快的猶太人却不知道什麼叫做疲倦似的還儘在那裏喋喋不休的健談着，他穿得很體面，靠緊着他坐着一個年輕的婦人。顯然他們倆個似新近纔結婚的一對夫妻。每當丈夫溫柔地撫摩她或者用一種微小的動作去安慰她妻子的時候，她面上便會泛出嬌羞的顏色，怯怯地閃着她的睫毛，還看着他，眼睛便會渾潤起來，明亮得像星星一樣。她也是猶太人，有一張端莊和出奇美麗的面龐。——柔和的玫瑰色的雙頰，富有血色的嘴唇，眼珠像點漆一般的墨黑，整個的

綫條顯示出天真和無邪。

這個丈夫不管坐在他對面的三個陌生的乘客，時常用手去撫摩他的伴侶。一會兒摸摸她堅實的小腿，一會兒在她面頰上輕輕的捋一把。一會兒用他那黝黑堅硬的鬚鬚在她的粉頸上觸着她發癢。他儘情地甚至有些粗暴的做着這些動作，好像在向全世界的人宣布：『看，我們是多麼快樂呀！對不對？』在他那一刻不停的在露着的眼晴裏，雖然因為這種撫慰的動作而閃爍着愉快，有時却可以看出這種愉快祇是眼睛所表示的一部份。它同時還表示出它的主人，是一個貪得而十分機警的人。

坐在這一對夫婦對面的，有三個客人——一個乾淨的小老人，頭髮上揉着髮辮，是個退休了的將軍，一個魁梧的地主，已經脫掉了他那駿滑過的硬頭，却還忍不住熱，還用一方手帕不住的扇着；另外是一個年輕的步兵軍官。刻刻曹（這便是那丈夫的名字，他早已自己介紹他的名字是叫雪夢，雅各列維契，好列曹）無休止的健談像夏天一只擾人不休的蒼蠅一樣，騷擾了其他的乘客，使他們對他發生討厭的心理。但是他很能適應這樣的環境，但表演了些小小的魔術，請些猶太民族的古老的傳說，語氣中充滿了幽默和機智，不多一會，他便挽回其餘客人的好

感，把他們的精神又提高起來了。當他的妻子走到外面站台上，去乘涼的時候，他講了些很有趣的笑話，使得那將軍和地主兩個人捧着肚子大笑起來，而那個剛離開學校還不到一年的青年少尉回轉身去望着窗外，恐怕人家會發覺他因為聽了這種笑話而漲紅了臉孔。

他的妻子情感地服伺着他；用手帕在他面孔上輕輕地揮掉些什麼塵埃，用扇子替他擦去熱氣，時時把校進他的蝶形領帶。在這種時候，他臉上便浮泛着傲慢的自滿，若有其事地享受着。

「我可不可以問你，」謹慎的瘦小的將軍有禮貌地問道，「親愛的先生，你究竟從事於何種職業呢？」

「啊！我的天！」好劍費坦白地回答。「你們想罷，一個可憐的猶太人在這種時代究竟能做些什麼事呢？我做一點零售商和推銷員的事情。這種事怎麼可以說得上是職業呢！現在我們正在蜜月——不要臉紅，我親愛的薩羅加。這是我第一次的旅行，我帶了我的妻子一同走，一方面算是婚期旅行，一方面也預備去做點生意。我是代表S——城的兩個英國公司的。你們要看一看我帶的東西嗎？這裏就是樣品了……」

他很快的拿出一個像書本一樣摺疊着的黃牛皮匣子，熟練地打開了它。

『你們看啊！多麼精美的樣品：我們的東西那能比得上外國貨呀，你們請仔細比較一下看，喏，這是我們俄國的毛線，這種是英國貨，還有這裏，這是英國羊毛絨。這就可說明人家是怎樣的進步，這種完全是文化發展的結晶品。』

『我就是預備同我的妻子到各大城市去推銷這種東西，我們一路走，一路玩，享受一些異地風光，我們預備順着伏爾加河下去到T——市，再轉往黑海，然後再回到我們的家鄉奧得薩去。』

『真是一段美好的旅程，』少尉謙和的說。

『我承認這是一節美好的旅程，』好列曹同意少尉的話，『但是世界上從沒有十全十美的事情，玫瑰花的下面總是長着些刺的，商業一門，乍看起來是很便捷的，但實實在在却是十分困難的一件事。它需要好多種類的知識，除掉普通的商業知識外，我們還要一點，——我應當叫它什麼呢？——還要一點人類情感的智識。有些人根本就不想向你定什麼貨，但你得費好多的力氣去說服他使他相信你的話確是對的，我就是永遠向主顧講實話的人，要叫我講一句欺詐的話，即使給我一百萬錢我都不幹的，你們到任何一個買布匹毛線或者買鈕扣的大商店裏，問任何一個人

說：好列曹究竟是怎麼樣的人，他們就會異口同聲的回答你：「好列曹這個人像純金一樣的牢靠，金鋼鑽般的誠實，你們可以深信他的。」說起鈕扣，我還代表海立斯鈕扣公司的。」好列曹一面說着，一面已打開了另外一隻長方形的匣子，裏面排列着各種各樣不同顏色的扣子。

「有時候，有些推銷員祇會手舞足蹈，滔滔不絕的自言自語，根本不讓買主有插嘴的機會，這種人往往使得顧客不痛快，討厭他。但是我不會這樣的，我是好列曹。我自己固然要表示些意見，但也要使客人有選擇的機會，聽從他們的話。還有，有時候兩個推銷同樣商品的人，湊巧在同一個市鎮上，碰了頭，於是就要開始競爭了，在這種場合之下，就祇好玩一點技巧了，你得請他上酒吧間，灌得他爛醉如泥，或者要設法弄他出境。你們不要小覷了這種職業，並不是容易的呀！還有，有時候還得預備一套假的東西，但那種狡計很危險，容易被看出，以致丟掉信譽，我是絕對不願意走那條路的，總而言之，我正想放棄這種行業不幹了，我明白，這種職業祇是年輕人幹的，他得精力充沛，纏着客人不肯輕易放手。但是有一個老婆的人，說不定馬上就要有子女出來的一個像樣的家庭的人……」說到這裏，他輕輕地拍拍他妻子的膝蓋，她臉孔就紅了起來。「上帝雖賜給我們猶太人許多不

幸，但却賜給我們豐盛的繁殖力……我們就需要住在固定的地方，弄一點自己的生意做做，這樣方可以添置自己的傢俱，自己的臥室，還有廚房……先生們，你們說對不對？」

『對的……唉——唉……是的，當然對的，』將軍順着他的意思回答。

『親愛的薩羅加還帶給我些嫁奩。那祇能算是一些嫁奩嗎？人們不值得一顧的嫁奩在我看來，却已經是很多了。同時我自己也已經積蓄了一點錢。但是我們還要省吃儉用，不要浪費。祇好在禮拜六才吃點鱈魚。』

『鱈魚確實是頂好吃的魚了！』地主緊握着手，說道。

『我們自己將要開一分店，我已經替它取一個名字「好列曹父子公司」。』薩羅加你說對不對——「父子公司？」你們紳士們假如來定貨，那便是我極大的光榮了。當你們看到有這麼一個「好列曹父子公司」的招牌時，請回到你們曾經有過一次在火車上遇到怎麼一對充滿着歡樂的新婚夫婦，就請你們……』

『當然，一定會來的！』地主說道。

好列曹馬上轉向他：

『我現在還在做着掃客生意呢。你想買一塊地皮或者想賣掉一幢房子，或老要

轉讓抵押什麼——你再也找不到一個比我更精明更便宜的人了。你假使有什麼事的話，我隨時預備着專誠為你服務。」說着，他就把他的名片遞給那個地主，對他微微的鞠了一躬，順便再拿兩張分發給他的鄰座客人。

地主把手伸進褲袋裏也掏出一張名片來。

『約瑟夫，伊凡諾維契，維琴斯基，』好列曹大聲的誦讀那卡片上的字。『久仰，久仰，那麼，你是不是需要我……』

『可能有……』那地主鄭重地考慮了一會之後，說道。『是的：我很高興今天我們能夠碰在一起！我正預備到K——地去，想去賣掉一所鄉下房子，假使你順路的話，那麼你可以來看我。我總是住在K地的「大飯店」裏的。說不定我們可以做一次交易的。』

『啊，那好極了，我親愛的約瑟夫，伊凡諾維契！』驚喜的好列曹說，指尖微微的拍拍地主的膝蓋。『我可以保證你，假使好列曹替你做一件事，到事後你一定會由衷的感謝他的。』

半小時後，好列曹和那圓臉的少尉站在車尾的站台吸着煙。

『你時常到K——地去嗎，少尉先生？』好列曹問。

『這還是第一次！我們的團部是駐紮在——市的。而我却是莫斯科人。』

『噯，噯，噯！那麼怎麼會到這樣遠的地方去呢？』

『事情是這樣的：我請准兩個月的假，預備回到莫斯科去一次。順便想看一看沿途的幾個城市。K——市以前沒有到過，所以這次想去上二三天，據說那是一個頂美麗的都會呢？』

『給你說着了！的確是個受人注意的城市。它完全近代化，有廣闊的街道，電燈電車，多麼漂亮的戲院！還有要是你看到那夜總會和酒吧間，你準會把手指含在嘴裏，捨不得離開的，真的，我告訴你，你一定要到那有名的「紅花總會」或者特伏里俱樂部去轉上一轉。那裏有些特別的東西，多麼漂亮的女人！多麼漂亮的女人——女人——人——人——呀！』

少尉的臉孔開始紅了起來，眼光看着別處，用抖抖的聲音問道：

『我聽見人家說過的。她們真會像人家說的那麼漂亮嗎？』

『噯，在上帝面前，我不說謊話，我可以千真萬確的說，那裏簡直沒有一個平凡的女人的。』

『那麼——究竟是怎麼樣的呢？』

『我告訴你罷：那裏祇有出奇美麗的女人。燦爛的顏色，各種混血種！波蘭人、中亞細亞人、猶太人。我多麼羨慕你是個獨身而自由的男人呀。我要是處在你那種地位，我們非去嚐試一下不可的，奇怪的是：他們都有異乎尋常的情感！都是火一般的女人！你知道還有什麼你應當曉得的麼？』他鄭重的低聲問道。

『那麼是什麼呢？』少尉不知所措地問道。

『就是關於這城市裏的女人最奇特的一點，她們和男人睡覺時總不依照尋常的方式，而是採取最富於幻想的特別的方式的，一個曾經在世界各地玩過的人告訴我，即使在巴黎和倫敦都沒有像這樣的女人的，你試想一想，祇是這一點，還不夠你發瘋嗎？』

那究竟是什麼樣子的呢？』青年少尉聽得出神，帶着急促的聲調問道。

『上帝在上！好罷，那麼請你等一等！你知道，我從前也是個單身漢，而單身漢總是要犯一點小罪的，現在我已經結婚，我當然要跟從前兩樣了，從前我會收集一些那樣的畫片，請你等一等，我馬上就拿出來給你。祇是有一點你要記牢：看的時候千萬要仔細，要謹慎呀。』

他狼狽地向左右望了一望，看到四周沒有人，就從衣袋裏掏出一個長方形的像

名片匣子差不多的小匣子來，把它遞給了少尉。

『這裏就是了，祇是我請求你，你要十分小心呀！』

少尉把匣子打開，一張一張的翻看，有些是普通黑白色的，有些是彩色的，各種不同的最最原始的野蠻的姿勢，以及最最不可能的違反自然的方式，人類體性的遺留，在性行為的對面表現出來的，還遠較拂拂更爲低賤而無恥。好列哲立在少尉的後面，時時從他的肩頭望過去，用手肘觸碰他的腰際，同時輕聲的說：

『你看這個怎麼樣，好看嗎？這張是純粹的巴黎式！……這是維也納式！』

少尉從第一張直看到最後一張，當他又還這個小匣子的時候，他的手發着抖，前額滿是汗珠，眼睛溼潤了，面頰像玫瑰一樣的紅豔。

『現在你懂得了罷！』好列哲愉快地說，『我從前是一直沉醉在這許多東西裏面的。現在却要「洗手」不幹這一套了。早想把這些東西轉讓給別個人，我也並不想斤斤於價錢。你想要買嗎，軍官先生？』

『好的，噢，好的……我——未免……我想……好的……那麼你要……』

『好極了！我們認識了已經很久，可以說已經是老朋友了，那麼，每張就算五十個戈貝克罷，什麼，你還嫌貴嗎？噯老天！我看你是個出門人，我也不想漫天討

價。那麼！就算三十個一張好了。什麼？你還認爲不便宜嗎？好，一言爲定。二十五個戈貝克。噯！你是個多麼精明的傢伙呀！二十個！老朋友，以後你謝謝我好了。還有一點你需要知道嗎？我到K——市去的時候，總是耽擱在赫蜜旅館裏的。清早和晚上八點鐘後我總是在那裏的。我熟悉每一個小巧的美麗的女人。我可以替你介紹。不過你要明白，她們是不要錢的。她們就是想和一個年輕美貌和健康的像你一樣的混在一起，過些快樂的時候。根本用不到什麼錢的。說不定她們自己還會掏出錢來付酒賬呢？所以你要記牢；赫蜜旅館；好列曹。我會給你許多幫助的。至於這些照片，我相信不會長久放在你袋子裏的。有些富有的老頭兒肯出三個盧布想找一張都很困難呢。還有你要明白——好列曹湊近了少尉的耳朵，一隻眼睛閉着低聲的向着他說——『你要明白，許多太太們都喜歡這些照片呢。你是個年輕人，又漂亮，你以後正不知要有多少羅曼史呢！』

好列曹收了錢，仔仔細細的數了一遍，把手伸到頭都不抬起來的少尉的胸前，和他握了一握，離開了站台，若無其事地走向車廂裏的走道去了。

這是個異乎尋常的會交際的人。他還沒有到他的座位的時候，便在一個美麗的大約三歲光景的小女孩面前停下來了。他在她面前蹲了下去，先摸摸着小羊叫了

幾聲，然後學着小孩子不準確的字音問她：

『我可不可以問問你這個大小姐是到什麼地方去呢？噯噯噯！這麼一個大小姐，不跟着媽媽，一個人在旅行嗎？你自己買的車票嗎？噯，多麼出色的女孩子！你的媽媽呢？』

這個時候，一個高大美麗，富於自信的女人從鄰近的座位上跑了過來，鎮靜地說：

『離開這個孩子。騷擾一個陌生孩子是多麼無聊的事呀！』

好列曹馬上立了起來，慌張地想走開：

『太太！我實在不能自己抑制自己……這樣可愛伶俐的孩子！簡直像一個安琪兒！請你恕我，太太，我自己是個父親，我也有小孩的，但看到這樣一個可愛孩子時，我禁不住……！』

但是那個女人不理睬他，背向着他牽着小孩的手回到她自己的座位上去了。剩下好列曹還在後面喃喃的說着抱歉的話。

在二十四小時的火車行程中，好列曹好幾次跑到二節不同的三等車廂裏。那一

節裏面坐着三個漂亮的女人，由一個黑鬚的，討人厭的男子陪伴着。好列曹跟他講着奇怪的切口和俚語。三個女人不舒服地看着他，似乎想向他詢問一點什麼，但是又不敢開口。祇有一次，在饗午的時候，其中一個斗胆的說了幾句話

『那是真的嗎？你說的那個地方……你曉得，我心裏老是有些不自在呢！』

『你的話算什麼意思，瑪格麗特？』我說一句，就算一句，我的話就像國家銀行行的紙幣一樣可靠。聽着，萊澤，』他轉向那黑鬚的男人。『馬上就要到一個站頭了。火車要停二十五分鐘，你下去買一點姑娘們喜歡吃的夾肉麵包。』

『我要吃牛肉湯。』一個頭髮像成熟的蕎麥，眼睛像向日葵的女人膽怯地說。

『我親愛的舊拉，你祇要開口就行了！到站頭我就自己下車去買牛肉湯，猪肉和布丁給你們吃吃好罷，萊澤，不要你去了，我自己去。』

在另外一節三等車廂裏，擁塞着十三四個姑娘，由一個年老苗壯濃眉的婦人領導着。她們很明顯地表明着她們是屬於社會上一個特殊的階級的。

她們雜亂的坐在木板凳上，吸着煙，玩着紙牌——六十六分，飲着啤酒。車廂裏男子們時時去惹惹她們，她們也毫不留情的用粗糙的嗓子，惡毒的語句罵還過去。年輕的客人有時還請她們吃些酒和紙煙什麼的。

好列曹在這裏的地位則顯得好高超，那許多女人儘力想出好聽的語句去拍他馬屁，討好他。他巡視了一下這個羅馬尼亞人，猶太人，波蘭人，俄羅斯人的奇妙的集團，點一點數，發覺他們都不過分喧譁，吩咐那老婦人要買多少夾肉麵包之後，就神氣活現地走開了。在這種時候，他完全像一個牛羊販子，趕一羣畜牲由鐵路運輸到目的地去屠殺一樣，到了一個中途站，便來看看數目，餵一點食料然後走開了。回到他的二等車廂裏，跟他的妻子開玩笑，猶太人的古老的傳說又從他的嘴裏流了出來。

正午，他預備到餐車裏去看他的那三位女賓了，但却對鄰近的客人聲言道：

『我就最喜歡那種清潔的猶太食堂。你們看一看這種車站食堂多麼髒！你化了三四個盧布去吃一頓，却要準備一百個盧布去看醫生。但是你，親愛的薩羅加！』——他轉向他的妻子——『你更不要到外面車站上去吃些什麼？還是我等一下帶點東西給你吃？』

薩羅加對於她丈夫的傾注覺得很快樂，感激地看著他，拒絕了。

『你真好，親愛的，祇是我現在不想吃什麼。我肚子還飽着呢。』

於是好列曹從一只旅行籃裏摸出一塊雞，一些雞肉，黃瓜，以及一瓶土耳其

酒，喝一口酒喫些東西，移到她妻子面前，她就用潔白的手檢一小塊吃了，他再拿了回來，把剩餘的鷄什、肉碎又包起來，慢吞吞地仍舊放到旅行籃裏。

在這大站上停了好一會後，車頭上煙肉裏發出些黑烟和火星，又準備向前駛行了。查票員走過二等車廂，向好列曹不經意地看了一眼，好列曹立刻跟着他走到外面站台上。

『稽查員馬上要來了，』查票員說道，『最好請你同你的老婆在這三等車廂的站台上立一會。』

『哦，哦！』好列曹同意着說。

『那麼請你把錢給我罷。』

『你要多少呢？』

『照通例好了，你們兩個人越等的錢，一共二盧布和八十個戈貝克。』

『什麼？』好列曹突然火冒了起來。『二盧布八十個戈貝克？你以為我是好說話的嗎，這裏是一個盧布。你還得謝謝我呢！』

『先生，請你原諒。這實在是不合理的——你不是先前已經答應我了嗎？』

『答應，答應你！……喏，再給你半個盧布，此外再沒有一個子兒了，多麼臉

皮厚呀！我會告訴稽查員說你無票帶客。你不要以為我是好惹的——我不是那種人！」

查票員眼睛睜得大大的，充滿了血絲。

「喔！喔！你這卑劣的傢伙！」他怒吼起來了。「我今天總算倒霉，遇着你這種耗子！你要在車輪下面輾死的！」

好列曹立刻像公雞一樣的撲向他。

「什麼？車輪下面輾死？你知道惡咒是會實現的嗎？你想謀害我！好，我馬上就去開那緊急開關，救命呀！」他好像很有決心似的想來伸手去開那緊急信號。查票員看着再也迫不出他的錢了，兩隻手一攤，做出一種絕望的神氣，吐了一口唾水，走開了。

好列曹把他妻子從二等車廂裏叫了出來：

「親愛的薩羅加！我們到站台那裏去立一會兒罷——那裏的空氣要清爽一些。啊，多麼美麗的景象呀——完全是一幅逼真的圖畫呀！」

薩羅加順從地跟在他後面。手裏撩起她長裙的底邊，生怕碰到板壁和門檻，轉彎曲曲的走了出去。

在遼遠的天際，夕陽把晚霞渲染成鮮豔的玫瑰色。高高的聳立在山腰裏的白色而莊嚴的教堂圓頂和十字架，浮泛在那花似的穹窿裏，更顯出它的聖潔無比的姿態。幽峽的兩旁叢生着灌木林子。峻險的峭壁在河流邊濯着它的腳。一切像神仙故事裏所講的那麼富有詩意。那個古老的城市漸漸的移近了這個列車。

火車終於停止了。好列曹吩咐叫了三個腳伕把他的行李搬到車站會客室去。並且吩咐他的妻子隨着行李一塊兒去。他自己却倚靠在三等車廂的進口處料理他的小團體的事。他對那個帶着十三四個姑娘的胖婦人簡捷地說：

『記好，柏門太太！美洲旅館，伊凡可夫卡雅，廿二號！』

又去找到了那黑髯的男人，他說。

『不要忘記，萊澤，叫你的姑娘們去吃一頓晚餐，然後帶她們去看一場電影。夜晚十一點鐘等着我。我來跟你談一談。你知道我住的地方嗎？赫蜜旅館。要是有什麼特別的事情要找我，你打電話來，假使我有事不在那裏，那麼你到萊澤咖啡館。或者到那對面的猶太餐館找我。我要到那裏去喫鱒魚的。好罷，祝你幸福！』